心經發揮

秋

共四

心經發揮卷之三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謙讀爲慊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
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
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
焉○又曰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
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
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
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
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又曰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程子曰有
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朱子曰有天
德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便是私意是計

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愼獨○朱子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旣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禀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眞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眞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

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
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
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
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則非唯不
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
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
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
心術使旣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
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
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
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

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
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
也如好好色之眞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
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
臭之眞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
發之實旣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
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
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
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
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眞可好惡
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

以論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又曰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又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又曰自欺只是知得善好要爲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僞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煉得微不熟微有些查滓去不盡便不是十分精金矣○又曰只今有一毫不快于心便是自欺也○又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

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
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
進○又曰誠意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裏面黑
便非誠意今人須於靜坐時見得表裏有不如一
方是有工夫如小人見君子則揜其不善已是第
二番過失○又曰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
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
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爲不善見君子則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
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又曰凡惡惡之不實爲
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爲而爲之或

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爲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
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
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爲人之弊如飢之必
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爲
他人而食飲也又曰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
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
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
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又
曰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
別決不能欺人秖自欺而已這樣底永無緣做得
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又曰所謂毋自欺者

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爲自欺豈待如此狼當至於陰在爲惡而陽爲善而後謂之自欺邪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　又曰論自欺細處且如爲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爲也勉强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爲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爲而不爲雖是不爲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爲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　又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又曰顔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

已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
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
不出一敬字也○問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出
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
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于充塞天地雖是刀鋸
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　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
此一關方會進　又曰誠意以敬爲先○又曰意
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汩在人欲
裏　又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
不可一槩論如周子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
而言者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

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西山真氏曰元城劉公問學道從何入曰自誠入又問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南軒張氏嘗疑之蓋誠者道之極致學者必先窮理主敬然後誠者幾焉今乃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今以朱子此說觀之則知誠之爲義經傳所指不同温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情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身當作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
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
不失其正矣○又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
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
身無不修也○程子曰人心不得有所繫○問有
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
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
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問旣謂之忿懥
憂患如何不牽動他心朱子曰事有當怒當憂者

但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嘗不怒但不
遷耳○又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預焉蓋
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又曰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
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又曰人患乎慴怯者蓋氣
不充不素養故也○又曰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
明亦是氣不足○又曰怒驚皆是主心不定○又
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
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
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朱
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

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眞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
感而應姸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
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
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
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
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
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
不察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
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
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
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旣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

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職
命以共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
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
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
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
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
深念而屢省之哉○又曰四者人所不能無也但
不可爲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顔
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顔子未嘗爲血氣所動而移
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又曰正心却不
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

懥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又曰四者心之所
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
在胷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
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矣看此一段只是
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人之心要當不容一
物曰這說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
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懥憂患只要從
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
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
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
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少

問只管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於
姑息苟且○又曰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
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
地虛方得○又曰喜怒憂懼都是人合有底只是
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便得其正若欲無這喜怒憂
懼而後可以為道則無是理小人便只是隨這喜
怒憂懼去所以不好了○又曰血氣之怒不可有
義理之怒不可無○又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
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
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
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

應去了又却長留在胷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
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旣
爲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来到面前
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
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来若小若大四方八
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問
忿懥好樂在我之事可以勉强不做如憂患恐懼
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来底
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
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
濟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

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又曰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撿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唯其是而已○問或問云必先持志守氣以正其心何也曰此只是就心上說思慮不放肆便是持志動作不放肆便是守氣守氣是無暴其氣只是不放肆○問聖人恐無怒容否西山真氏曰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

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厲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問古人喜怒不形於色是正否曰此是養得會中和粹故雖中有喜怒而不形於色此正是涵養之效實得謂之不正又問古人憂國至於白首怒敵至於裂眥此正否曰憂國怒敵憂與怒之正者雖若太過然亦是不失其爲正但此乃志義之士所爲若聖人則未必然必如是觀之乃盡

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而待之先生條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以下程朱正心實姿○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整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一本正坐色甚莊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爾○伊川責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李通被罪臺謂及先生孫子諸生問所聞叅丈事如何同州縣摘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繼

閒蔡已遵路防衛頗嚴先生欲與經營包顯道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誣先生也蔡再有說貶過淨安先生接之寒暄外無嗟勞語以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灑然○有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問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

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盖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又曰今爲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辟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當諸公攻僞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

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擧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朱子曰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

陳氏曰致謂硏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樂之感化人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又曰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僞之心一不可少有間斷○又曰動於內則

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
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
輝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
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天下乎何有○
李端伯問每日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
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
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
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
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
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又曰學
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

旋中禮得之○又曰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
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
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又曰懈意一生便是自
暴自棄○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
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
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
此○又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
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
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
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

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户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眞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又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義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問九容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又曰人不可以不莊敬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上蔡謝氏曰明道先

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王氏蘋曰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藍田呂氏曰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朱公掞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榻書毋不敬思無邪

中處之此意亦好○朱子曰和靖尹公一室名三
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晚歲斥
紙手書聖賢所示治己養心之要粘之壁以自
警戒熹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
猶若可識○朱子曰陳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
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
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
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己如針之劄身皇恐
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先生病中接
應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儞懶惰教我也
懶惰○又曰某平生不會懶故雖甚病亦一心欲

向前做事■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
望其容貌則見面盎背○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
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强則坐
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
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
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又曰小南和尚少
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
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
又曰徐處仁知北京日早晨會僚屬治事訖復會
坐廳上徐多記覽多說平生履歷州郡利害政事
得失及前言往行終日危坐僚屬甚苦之嘗暑月會

坐有叅兵曹者瞌睡徐厲聲叱之起曰某在此說
話公却瞌睡豈以其言爲不足聽耶吁客將掇取
叅兵曹坐倚子○陳才卿說九容次早以右手拽
凉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
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又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
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
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
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淇澳之詩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
不可諼兮大學曰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
者威儀也朱子曰瑟嚴密之貌又曰矜莊貌僩武

毅之貌 又曰能剛强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赫咺宣著盛大之貌 恂慄戰懼也 又曰嚴毅貌 又曰嚴敬之存於中也 ○東陽許氏曰嚴密是嚴厲縝密武毅是剛武彊毅 以恂慄釋瑟僩 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 金仁山謂所守者嚴密 所養者剛毅 嚴密是不麁疎 武毅是不頹惰 以此畏轉體認則瑟僩之義可見 威可畏也 儀可象也 又曰威儀者輝光之著于外也 ○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非徒事嚴猛而已 儀者動容周旋中禮 非徒事容飾而已 問僩者武毅之貌 而恂慄則戰懼之貌 不知人當戰懼之時 果有

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齊莊嚴肅
又烏可犯又曰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那威儀
赫喧著見○東萊呂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
是存養○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
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
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
而生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悦豫也樂
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
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
可度思也天雖不言人自信之以其不惑也神雖
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

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査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

須而不莊敬則易慢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爲之主夫旣爲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

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
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
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明道先生曰義理與
血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
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血氣消散得漸少
消盡者是大賢○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
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
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
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
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
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朱子曰横渠學力絶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又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曰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朱子曰非禮勿視勿聽即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南軒張氏銘葵軒之石出入觀省曰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

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孚從天命可畏戒懼雖終勒銘于石用警爾備○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陳氏曰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呂與叔曰嘗有一朝士久不見伯淳謂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荅云蓋恐回頭錯耳 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張子曰鄭衛之音悲哀令

人意思留連又生急消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
珍玩竒貨其始惑人也亦不若是切從而生無限
嗜好故孔子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
不爲物所移耳　武夷胡氏曰左氏公孫敖奔莒
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
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
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
不持其志則放僻邪侈無不爲矣夫以志徇氣肆
行淫欲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
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敎與何誅
使後人爲鑑必持其志修身窒欲之方也　程子

曰飮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但使浹洽而已可也○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學者當知戒○朱子曰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

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
機間不容息處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公孫丑

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又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之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保四海可也○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爲詳密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人皆有

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朱子曰百行皆
從仁義禮智中出○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
字仁義禮智在面前只趲著脚指頭便是這四箇
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
之能禦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
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

爲矣也知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公孫丑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又曰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離婁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吾

甚不同矣然其不爲物誘而純一無僞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爲大人者特在於此○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　朱子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朱子曰大人坦然明白事事理會得只恁地白直做將去都無許多姦巧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又曰大人無不知無不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矣

了些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又曰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僞○南軒張氏曰赤子之心無聲色臭味之誘無智巧作爲之私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

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材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惟心之謂與吾子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又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

隙此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者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旣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能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

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仁山金氏曰此章孟子切於救人山木一段與良心一段相對養與失養亦相對而養之得失又在操舍之間程子又發敬以直內一句指示操存之方可謂切要學者讀之之意宜警省存得則人存不得則禽獸吁可畏哉○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朱子曰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

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

深省之也○范淳夫之女讀孟子操存章曰孟子

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

識孟子却能識心　朱子曰淳夫女知心而不知

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擾故云無出入而不知

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　又曰想

此女子自覺得它个心常湛然無出入故如此說

○朱子曰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了

與事物接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淸明之氣此

心自恁地虛靜少間才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只

管汨沒多雖夜間休息是氣亦不復存所以有終

身昏沉憂轉流蕩危而不復者○又曰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斲喪戕賊所餘無幾唯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復熟讀方見得出後看程子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氣與理本相依旦晝所爲不害於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氣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之所爲益無不當矣日間梏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旦亦然旦晝應事接物亦莫不然○又曰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

得入都汗流○又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卽舍不出卽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又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

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
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
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
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
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者云耳
程子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以下論操存 ○又
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又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
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又曰人多
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

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
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
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
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
於事○又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
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
何○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
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又曰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又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又曰存養熟後泰
然行將去便有進○又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

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又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朱子曰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又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顚倒○問人心所繫着之事果是善事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

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致堂胡氏曰心官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亦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情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爲等耳善學者旣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 朱子曰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者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 東萊呂氏曰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

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唯此最可驗
學力○又曰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
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
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
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又曰德盛者物不
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
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
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又曰心之躁者
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
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

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
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
心○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
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蓋
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
實心未完也人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
勇敢 朱子曰横渠說做工夫處便精切似二程
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横渠資稟有偏
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此言說得來大段
精切 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便是
從來習熟偏勝底心實心是義理底心○又曰上

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西山真氏曰多者思慮紛雜之謂○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又曰心在群妄自然退聽○又曰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學

察警省也○又曰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又
曰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
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
亦是存心之法○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
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又曰人心
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曰持養之說
言之則一言可盡行之則終身不窮○又曰大凡
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
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
即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
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幾矣哉○又曰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又曰操則存捨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又曰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裡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又曰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

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於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揍著那天然恰好處○又曰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是○又曰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又曰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者先求放心○又曰持守之要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閑靜中常存養

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又曰與心原
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
不著力久之自然見效○問學者工夫多間斷曰
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又曰思慮多走
作亦只是不熟熟後自無○又曰學者工夫且去
翦截那浮泛底思慮○又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閑
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問
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
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
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
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又曰人有一正念

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
不察○又曰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
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暴
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問常苦
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淨
不起曰惟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
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底私意從外面入縱饒有
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
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
察殊不濟事○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
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人若於日用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閙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東萊呂氏曰良心起處須要接續○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隨有如待客時只是待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
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
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鄕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告子

朱子曰本心謂羞惡之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鄕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蓋羞惡之心人所固有然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又曰孟子所論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

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
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南軒張氏曰嘑爾而不
受蹴爾而不屑此其羞惡之心也人之困窮其欲
未肆故其端尚在至於爲萬鍾所動則有不復顧
者矣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人能深味斯言而得其
旨則亦可見外物之無足慕矣○問孟子所以出
處去就辭受都從禮門也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
路出入是門也做出朱子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
所謂義所謂禮裏面煞有節目其中毫釐必辨如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
類便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此便是禮以君命將之使已僕僕爾亟拜也便不是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這箇都有箇則都有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無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劒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
程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所謂放也○朱子曰
仁者心之德也程子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乃
仁也即此意也然但謂之仁則不知其切於己故
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
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又曰至貴在我而自失之是可哀已○又曰學
問之事固非一端然皆以求夫不失本心之正而

已無他道也○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朱子曰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又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問心如何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朱子曰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又曰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惺爾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惺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力極不多只是些子

力爾○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道人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答語擧齊王見牛事某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理○又曰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

一箇實何用焉○又曰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
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此心放了博學
也是閒審問也是閒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
又曰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
中有幾時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閒走無所歸着何
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令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
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求得錢雖多若無
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問程子說吾作字甚
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
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
放心○又曰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同

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絶人事靜坐密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又曰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又曰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醒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又曰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問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又曰須是打撲精神莫教恁地慢慢底須是撟教緊緊底須是莫放教慢○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又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胷次湛然分明○又曰須是猛省○又曰須是收拾

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在不馳走散亂如此方是有本領○又曰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又曰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又曰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又曰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鍾聲聽其一聲未絶此心已自走作因是警省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曰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

兩句上用意玩味胷中自是洒落又云放心不必
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間便不見纔覺得又便
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
○又曰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
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
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
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
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
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
何益○又曰荀子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
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

不覺自走去不由自家使底佛家亦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潙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音子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以類而推之○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

其心已自先不好了也○永嘉鄭氏曰覧鏡面目有汙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焉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汙穢垢塵日積焉而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爲不能充其類不亦甚乎○西山眞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昔爲私欲所汚是以形體爲重心性爲輕也豈不謬哉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飮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飮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告子

朱子曰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張子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飮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武夷胡氏曰治心脩身以飮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

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又曰人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南軒張氏曰何以爲大且貴人心是已小且賤則血氣是已血氣亦稟於天非可賤也而心則爲之宰者也不得其宰則倍天遁情流爲一物斯爲可賤矣人惟不知天理之存故憧憧然獨以養其口腹爲事自農工商賈之競乎利以至公卿大夫士之競乎祿仕皆然也良心日喪人道幾息而不自知此豈不類於場師之舍梧檟而從事於樲棘治疾者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者與雖

然饑食渴飲是亦理也人所爲賤之者爲其但知口腹之養而失其大者耳如使飮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但爲養其尺寸之膚固亦理義之所存也故失其大者則役於血氣而爲人欲先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命而皆至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有窮極此人之所以遠禽獸不遠也天理明則一飮一食之間亦莫不有則焉此人之所以成身而通乎天地者也然則可不謹其源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告子

朱子曰官之爲言主也耳主聽目主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心則主思而外物不得蔽此耳目所以爲小體而心所以爲大體也耳目旣爲小體而蔽於物則亦一物耳以外物交於此物則引之而去必矣心雖大體而能不蔽於物然或不思則不得於理而耳目用事終亦不免爲物所引而去也此二者所以雖皆出於天賦而其大者又不可以不先立也　荀子曰耳目鼻口能各有接而不

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
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又曰虛壹
而靜謂之清明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
令而無所受令　西山真氏曰虛謂無物欲之礙
壹謂無思慮之雜如是而又靜以養之是之謂清
明○朱子曰君子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妄思是能
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又曰心之官固
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
是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著思方得其
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它做去却害事○
又曰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又曰古人

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又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有人問譙先生為學之要譙曰某只是先立乎其大者他之學亦自有要卓然豎起自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又答南軒書曰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東萊呂氏曰公都子與問有洙泗間氣象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盡心

朱子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飲食不暇擇而失其

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
正理○又曰人能不以富貴之故而動其心則過
人遠矣此章言人不可以小害大不可以末害本
○又曰人須是有廉耻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
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消屈以至立脚不住不
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
以百事非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
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

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又如論語必先説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説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南軒張氏曰人心虛明知覺萬理森然其好惡是非本何適而非正惟夫動於私欲則有所忿懥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而其正理始昧矣人能正其心不使外物害之如飢渴之害於口腹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所矣○西山真氏曰人心

所下疑有字

亦皆有害一句趙氏謂人心爲私欲所害此說甚
善盖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
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孟子曰鷄鳴而起孶孶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
孶孶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盡心

程子曰舜蹠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
不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私也才出於
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
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
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

○又曰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　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又曰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仲舒所以度越諸子　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又曰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又曰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揚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及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

當深察也○上蔡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　又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朱子曰上蔡此言深可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朱子曰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曰君子只知得箇當做與不當做當做處便是合當

如此小人則只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見
子則更不顧利害只看天理當如何○又曰君子
之心虛明洞徹見得義分明小人只管計較利雖
絲毫底利也自理會得　又曰義利之間只得著
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　又曰天下只有一
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
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
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
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
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
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又曰才

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又曰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　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南軒張氏孟子講義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其爲徇已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

則善端遏塞欲適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卻
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
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
判則有以用其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
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之
不給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
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
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
事皆爲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
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
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

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
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
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朱子曰義也者無
所爲而然者也此言蓋可謂廣前聖之未發而同
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義利之際固當深
明而力辨然伊洛發明未接物時主敬爲善一段
工夫更須精進乃佳不爾幾無所據以審夫義利
之分也 西山真氏曰此說尤學者所當知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盡惡
朱子曰欲謂口鼻耳目四肢之所欲雖人所不能

無然多而不節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
深戒也○程子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著
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又曰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
欲○又曰寡欲則心自誠○呂氏曰欲者感物而
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
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
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梏亡之謂
也寡欲之人則無梏亡之患矣其爲人也多欲則
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
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　又曰天下之難持者莫

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或問謝氏於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用之類置之只爲合用却幷無健羨底心　問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就上面做工夫來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延平李氏曰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西山眞氏曰上蔡此二段語乃去人欲存天理切實工夫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

也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五峯胡氏曰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又曰天理人欲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又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又曰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

曰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
在○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才有意在上面便
是欲便是動自家心人好寫字見壁間碑軸便要
看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
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
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
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閑著眼坐得此心
寧靜○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
固是若眼前事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必
邪僻不好底物事只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
紛雜了且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

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
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
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
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
用了心到得合用處這本來底都不得力只是要
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
武反之也反復也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
復此心觀旅獒之書一箇犬受了有甚大事而反
復切諫於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
軒張氏曰心有所向則爲欲多欲則百慮紛紜其
心外馳尚何所存乎寡欲則思慮澹血氣平此心

虛而寧不存者寡矣學者以寡欲爲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無欲則其淸明高遠者爲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淸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謂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子之告顔淵寡欲之謂也二子之問仁則同而夫子告之異者豈其所到固有淺深與高城深池重門擊

拆固足以自守矣內姦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將勁卒堅甲利兵掃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眞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西山眞氏曰凡人於物所不可無者耽玩不舍則喪志矣非獨聲色貨利爲然雖書史圖畫之淸玩而著之其害亦然若謝氏記誦之博程子猶以玩物喪志譏之惟以道養心則志不爲物所移○又曰南軒先生臨終再三誦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

理之妙可以觀所養矣

心經發揮卷之三